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　第三卷

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吏部尚書趙煥一本為時事可虞

天變宜畏敬陳保安五要伏乞

聖明採納事臣惟自古

帝王奉

天出治莫不任人納諫肆赦蠲租務以恢張治道

而收拾人心自為
社稷計也比年以來臣見
朝廷之上法紀廢隳寰宇之中民生憔悴災傷疊
告妖異時聞邇又東虜內訌驕恣猖獗調兵征
餉海內騷然蓋昝昝多事之時矣況彗星孛氣
並見東方
天心示儆日嚴一日乎
皇上宜

宵衣旰食求所以拯捄消弭之方而乃
深居大内逸豫自如屑越人言忠謀罔售所謂燕
雀處堂者今實類之臣不勝嫠婦之憂謹撮時
政緊切者五事用比芻蕘惟
皇上之垂聽焉
一曰用人臣聞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孟
子曰不用賢則亡蓋
國家之安危繫人才之用否自古然也今天下多

故正賴賢才以資匡濟乃政本孤單九卿寥落
臺省空虛大似式微之象矣臣思
祖宗立制有一事方設一官若缺一官必廢一事
今內治窳墮而外患恣橫實繇于此望
皇上化成心破疑壘
特簡閣員偏補卿貳
立下考選散館諸臣則百僚師帥庶政修舉四夷
聞之謂

朝廷有人戎心自息此所謂決勝

廟堂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議也

二曰發餉自奴酋發難遼陽剝膚岌岌乎寇逼

門庭矣

皇上赫然震怒欲張撻伐非厚積兵餉不可顧調

發業有次第而儲糈獨苦莫支除挪借搜括外

諸臣叩

闕

闕力請僅得十萬曾何裨于多寡之數計臣不得

已從新撫議加派于民第今日民間困憊極矣
井牧邑里所在蕭條水旱凶荒迄無寧宇惟正
之供尚若不敷再重以額外朘削其何能堪挻
而走險則季孫之憂反在蕭牆之內也就使萬
無他虞而挽西江以潤涸轍亦必無幸我
皇上何不深思遠慮
慨發
帑金二百萬

立致軍前以佐燃眉則費錢何而保全遼左鞏固
神京且以安九州四海之民心所得不既多乎瓊
林大盈之財諸臣封事中亦諄諄明告乎
皇上矣何為愛此賈禍之朽蠹而不以收安攘之
實也
三曰罷稅海內之苦榷稅蓋數十年于茲矣
皇上屢下
明詔侍

三殿工成奏請停止于今而
三殿茫無落成則榷税終無停止之日乎
皇上但見朝輦金錢若干緡曰某關津所入暮輦
金錢若干緡曰某郡店所出不知其皆剝削于
市販包派于閭閻者也唐臣陸贄有言人者國
之本也財者民之心也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
葉顛瘁矣
皇上慨然停止以慰人心而固根本最為吃緊况

營建條工部事

皇祖不曾營建
三殿乎但責之該部自能措處我
皇上何苦
躬親握算使天下後世謂借
三殿之名以攘四方之利也

四曰宥罪臣聞
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德曰好生故
祖宗慎重刑獄每歲於暑月
遣內臣一員會同三法司熱審稍涉矜疑輙從末
減
皇上四十年前未之或廢也邇來熱審之
旨屢請不下無論情罪輕重一沉獄底不復見天
其于
皇上好生之德得無少傷乎今熱審雖已過期而

急下鎮撫刑官以清

詔獄不宜再緩至如御史劉光復幽囚四載母老子衰抑欝憂愁尤在獄諸囚之所未有而天下臣民之所共憐者也當年事出非常人心惶惑妄議横生光復于召禍之時臣未見為何狀但

皇上怒而執之者亦聊以示戒耳然自此而群情消釋三四年來絕無一語復及前事獨光復久繫以致内外大小臣工求寛之疏時煩

聖覽未免介懷何若將光復
釋放一了百了使諸無事可言而
皇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乎成湯解網大禹泣罪願
我
皇上早發慈悲無使湯禹專美也
五曰聽言自昔言路通塞係
國家理亂故曰防口甚于防川此善喩也今我
皇上深居

大內穆不聞聲平臺煖閣之對既無望于公卿舉
檻引裾之忠復難見于臺省舉
朝廷大事
軍國機宜僅寄于章
奏之一線亦危矣又且一概
留中即遼左軍機至急而陞一督餉用一贊畫亦
屢請不下使臣下何所稟承乎望
皇上勿拒人言兼收群策凡有章

從

奏議覆即送閣票擬如不當

聖意不妨

發出再票務求至當見之施行則臣下之忠悃得

效而

皇上之耳目不壅其所以振久弛之綱而煥維新

之業者端不外此以上五事俱人所已言臣不

宜拾其唾餘伏滋瑣瀆但今日救時惟此為要

而

皇上未一舉行其何以荅
天意而慰人心臣荷
三朝育養五十餘年于諸臣中受
恩獨厚我
皇上又
召之田野畀以今官感戴
鴻恩莫可圖報故敢披瀝愚忱仰塵
睿覽倘以為老馬識途

俯賜鑒納其于我

皇上凝禧保泰之道未必無小補也

臣按冢宰無所不統故此疏首言廢官之當

充而旁及司農司寇之事

萬曆二十四年十月十二日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養蒙一本朝廷風旨漸異紀綱輕重漸乖懇乞

聖明早悟亟圖以收臣民之心以弭中外之變事

臣惟人君舉動盡關紀綱治亂之機在審輕重輕其所宜輕重其所宜重則治重其所宜輕輕其所宜重則亂上意所向下必從之端不可長且貴識其機而亟返之耳臣待罪中臺實紀綱

重地兼有獻替糾繩之責伏覩
陛下英姿睿算迥絕人群以明察控馭寰區以威
福顛倒豪傑臣工慄懼無以奉奔走而佐下風
矣邇年
殿廷希御居燕益深上下不交疑心易起或疑外
臣未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盡從夫君與臣相
疑下與上爭勝遂使市猾得以窺其淺深與奸
因而弄其筆舌德則不覩惟利是聞孰輕孰重

何紀何綱若此風遂煽禍將安窮臣不勝犬馬
縷縷之私畧摘闕政五事就中應重而輕者三
應輕而重者二冒昧具陳惟
陛
下少垂清聽
一曰部院之體漸輕夫六卿分職八柱承天誼
取股肱象司喉舌
祖
宗朝于部院大臣如劉大夏戴珊等嘗面召商
確政事有奏必久體貌固甚輕也年來似漸輕

矣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常以亞卿專署已為異事乃冢宰何官四年三易銓衡正位數月虛懸不知統百官均四海果可令代庖否恐人心未易饜也劉世延罪惡貫盈法司奉

旨議奏詞嚴義正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即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也以至户曹三疏諫開礦不納臣院九疏催行

取不報甘苦異味喜怒殊情爭正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遇正推則十人而九不黜此等機局若示之趨下士愛寵榮上士愛名節矧大臣師表百吏以道事君自非不肖誰肯以待盡之餘年而喪難保之晚節也

陛下奈何輕之至此恐忠藎者優于見疑各思解綬浮沉者幸其得計相率彈冠

國事將何賴乎臣願

宰

陛下重部院之體勿再狎侮且慎簡名碩亟正冢軍之位用者任推者黜隨事執奏者欣然樂從庶部院得行其志而紀綱不患於無統矣

一曰科道之職漸輕夫給事中專司叅駁御史獨任糾彈七品卑官百僚震肅

祖宗朝廣設耳目正以防壅蔽之奸職掌固甚重也年來似漸輕矣舊錮者有賢有否不知其盡錮之因新勾者有語有黜不知混勾之故五科

都給事中久虛不補自昨年始御史曹學程久繫不釋自今年始西臺東省列署半空一薛居州所救能幾行取定例也中行推官知縣等官歷俸有逾六年者屢請屢格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復除常典也給事中羅棟項應祥御史馮應鳳趙標等屢催屢閣是不欲言官之入也人各有心人各有口果

朝政無闕寧須設隄防茍有可言豈必臺諫批項

下之鱗請尚方之劍耿耿烈士何代無之
先朝羅倫海瑞因皆自別衙門出也
陛下柰何輕之至此徒使唯唯諾諾之風成蹇蹇
諤諤之士遠豺狼利于不問狐鼠便于縱橫
國是將何賴乎臣願
陛下重科道之職勿再摧折且亟下行取之令以
求忠讜之助除者允繫者什前后削籍謫者酌
量起用庶科道得伸其氣而紀綱不患于不振

矣
一曰撫按之任漸輕夫撫臣擁旄專制按臣持
斧代巡一路生靈惟其造福
祖宗朝有專設有特遣信任固甚輕也年來似漸
輕矣勿論減免舉劾等疏往往見格即如開礦
一事各該撫按無不
嚴旨切責然猶曰
君父有命不敢違也鄭一麒一千戶耳輙奏督撫

孫鏜等遲玩是千戶制督撫之命矣王虎一中
貴耳輙叅巡撫李盛春誣揑是中貴制巡撫之
命矣紀綱不倒置乎夫礦天地所生之財非撫
按之私財也夫民
祖宗所受之民非撫按之私民也若
祖宗之民採天地之財以結貂璫之歡而適
陛下之意苟可覥顏誰不攘臂顧肯忤近倖抗
至尊以取愆戾哉懼其生時釀禍以貽

陛下之憂而甚異日封疆之重罪耳宦寺之忠非
可望于風憲之職
陛下不惟不納其諫又從而怒辱之一璫得志諸
璫效尤一處鴟張各處虎噬巡撫斂手又何有
于監司縣官奴顏又何有于佐史
陛下之赤子將無人做主矣且撫按所以能彈壓
四境全仗
陛下寵靈恃有此威重也假令平日體已褻矣威

已損矣曾一武弁中貴之不若矣萬一山洞騷然變起倉卒以救過不暇之巡撫而欲責以必勝之方畧治軍則軍不畏戢民則民不服氛霧交非誰執其咎此時雖啖其肉亦何救于敗乎

臣願
陛下亟重撫按之權勿再惑于讒倖之說庶紀綱有寄而禍端潛消矣

一曰進獻之途漸重夫有道之君不貴異物匹

夫熒惑厥有常刑故周武拒獒漢文却馬史册美之穆王受白狼白虎荒服因以不至邇來市井之進抑何紛紛也名藉

大工實探

上意今日經歷捐俸若干明日儒士助銀若干此輩出身吏胥糊口何賴俛首書札剝髓何從然猶曰小人獻芹或無他望至王守仁揑無影之寶貨蓋欲騙久絕侯封也而使

陛下恩薄於懿親張以述購上用之白鹿蓋欲復
已褫之主簿也而使
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科臣糾之不聽
巡城御史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
之門媚子宵人投袂競逐恐有無恥之近臣獻
靈瑞賦頌以博寵幸者矣恐有覬覦之遠臣貢
珍禽奇獸以希分外之恩者矣恐有敗節文吏
犯贓武官憑藉神錢妄冀

特准叙用者矣更恐上行下效殆有甚馬海市可
趨氷山可倚咳唾可成、雨露眄睞可滅瘢痕其
究將使黄精白蠟悉入筐篚義子乾兒濫登樞
闔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海内濁亂不已也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臣願
陛下寡嗜慾端好尚正王守仁欺誑之罪以睦藩
下張以述于理以為匹夫熒惑之戒再有進

獻淫巧珍奇者重法不貸庶紀綱一清而倖門可
永塞矣
一曰內差之勢漸重夫
太祖戒內監之官不許干預外事何其嚴也浸淫
于正統之初濫觴于正德之季賴
世宗英斷一掃而革之海內蒼生始獲甦息
𡜊△
陛下在御二十四年而天下晏△如也邇來中使紛
然四出矣有開礦者有勘寄者有查店房者尚

且乞請之章無一日不上
批荅之旨無一日不下夫細人之心見利則動
天子之貴豈當患貧惟
陛下有籍大工以實內藏之心故左右藉京弁以
營差京弁藉左右以罔利拴成圈套誑惑
聖聽
陛下方厭外臣動多引例撓阻謂幹辦家事必須
家奴一聞武弁之言喜有可據陸松請差內相

即差內相趙承勳請差張燁即差張燁百言百
聽如取如攜豈衛弁皆急君之義士而
朝紳盡誤
國之逆臣乎
陛下試思五七年前
聖意未動之先何京弁掖瑠無一人一字及礦店
等事乃今連章累牘指地坐名其為交結逢迎
意亦可見惟是巧伺之黨實繁有徒肘刺頭鑽

靡所不至必將以小信而飾其大詐以小忠而濟其大貪採礦不已漸及採珠

皇店不已漸及

皇莊繼而營市舶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以謀監軍正德槩風其鑒不遠恐非社稷蒼生之福也臣願

陛下早燭群豎之奸慎于再遣已遣出者宜即罷之或覆戒加飭勿得信憑牙爪痛毒地方府郡

縣得保其民蒼赤得保其命而紀綱亦不至陵替矣夫臣所言三輕二重勢每相仍德與財不共珍中與外不兩勝其重其輕總係于
陛下之一念耳一念之疑何所不輕一念之喜何所不重重者愈重輕者愈輕久之輕重大乖紀綱大壞以
陛下天縱神聖省悟轉移信無難者第在
聖斷之而臣備位大寮受

悟

恩良厚但能隨衆忽嘿亦可累日待遷誠不忍見
朝士蹙頞而談小民拊心而嘆區區忠悃
天實鑒之惟
陛下留意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按此時陳言者雖多惣於此疏該括殆盡矣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初八日

吏科右給事中鄒元標一本國值非常灾異懇

乞

聖明嚴加脩省以荅天心事臣聞漢臣云

國將有失道之敗天將出灾眚以譴告之又出

怪異以驚懼之不知自省而傷乃至見天心之

仁愛至無已也恭惟我

皇上仁厚性成睿智天挺孝奉

兩宮則情文兼隆恩覃萬彙則枯槁回春未明
而衣嚴寒而朝臣方欲謌誦
聖德乃者本月二十二日內庭火災延燒
慈寧宮一時煨燼至震驚
聖母憂勞
聖躬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罪當萬死除痛自
脩省外然臣等竊惟天下未有無災之國顧人
君所以脩德者何如耳能脩德則反災為祥不

脩德則禍立至而不解臣伏讀漢儒論五行曰
極陰陽生不旱則火曰君不思道厥咎灾宮是
則天變之興亦人事之未脩與臣謹昧死陳爲
六事皆上關
君德下係國是最急者惟
陛下俯賜省覽昔人所謂事天以實不以言應天
以實不以文臣不敢勦儒生迂腐之談亦不敢
引窒礙難行之事倘蒙

留神國家幸甚臣愚幸甚一毋保

聖躬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誠重之也矧

陛下握符御曆前而

祖宗之統緒後而

神聖之國祚皆係

陛下一身宜何如致慎慎之云者匪偃仰屈伸煦

呼吸之謂也惟在緝熙聖學而已先儒有云緝

繼續熙光明也有一毫間斷非緝也有一毫

暗昧非熙也緝熙聖學必先無欲曩臣進無欲
之訓
陛下俯垂嘉納
陛下誠自脩省無欲耶寡欲耶詩曰鶴鳴九皐聲
聞於天又曰鼓鍾於宮聲聞於外盖言誠不可
揜也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為
陛下誠當翻然自省矣何者人之血氣當壯盛之

年而節省之則易為力及凋耗之日而培養之
則難為功
陛下今一節嗇而千萬長齡從此始矣臣之於
君猶子之於親必曰百年壽考臣祝其
君必曰萬壽無疆臣誠願
陛下寡慾以緝熙
聖學緝熙聖學以保
聖躬伏乞

聖裁一曰親臣工臣惟巍巍惟天然必下濟而後
光明故自古君臣未有一語不通而能相與有
成者曩臣進召對之語蒙
陛下俯垂嘉納迄今數月猶未舉行此必有為之
說者曰人君其尊如天必尊嚴若神始無失
君尊之體不知有尊嚴之名有尊嚴之實務其名
而去其實則無所以尊君矣故大臣欲獻替其
間而動多掣肘者臺臣欲糾正其間而事難

上達者尊卑睽越情旨罔洽上德滯沮下情塞鬱
徒事文移謬移歲月而已當茲天變
陛下誠宜惕然自省每講即將臺臣所上章奏召
諸大臣一一講明如吏部職在用人其進退賢
否試一詢訪戶部職在會計其出入盈縮誠一
稽查禮儀之隆殺邊報之虛實刑獄之出入工
作之興廢務根極澄清揚確利弊有獻可而不
以為固有替否而不以為矯要共成一代和衷

之美而已先是臺臣所上三錄則揚四知之臺
對也其一聞
皇上宮中留神省覽此正
祖宗時故事所宜
尊祖倣行以親臣伏乞
聖裁
一曰開言路臣聞言路開塞係世道之興廢自
古端人鉅士立朝惟惓惓以開言路為請彼誠

見理亂從茲而出也始臣等起自畎畝或起自
行伍海內引領喁望太平未經數月以言事落
職者五人方取之而遽斥之方起之而又譴之
載之史册傳之後世可為寒心雖其所言不無
過當然非全軀保身者比使謀國之臣居全軀
者古人雖至愚必不肯以身為犧牲矣臣讀
留都科臣疏方士氣之屈者蓋已十年今幸得
伸言路不覺瞿然顧化然旋開而旋塞旋伸而

旋屈宜忠憤之士扼腕而談而闇昧之狀難於畢達也當玆天變

陛下宜擴虛受之量下求言之

詔庶幾忠謀嘉猷盡忠而獻闕下者濟濟無窮矣然欲下求言之

詔則莫若以五人爲之招或復原職或受原秩增

朝廷正直之風助臣工欲言之氣此曠古之盛事而諸臣之所翹企也伏乞

聖裁

一曰諭百官臣聞先王克謹天戒人　克脩常

憲百官匡輔厥輔惟明明天以示警

明君固當恐懼脩省臣子亦安能無所事事晏然

而已哉古人立朝不苟專以求同惟蹇蹇以謀

國今有大不然者則脂韋風熾而奔兢之習成

也立談間以嬉遊徵逐為本業以連綿詩酒為

高致回視古人何啻霄壤臣請即近時人心以

為
陳
陛下鑑之如議減官一事昔言可減今言可增矣
如處言官一事昔言可死今言可恤矣如處故
相一事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
讐敵視之矣一人之身前後背馳為鬼為蜮不
可測度猶且悠悠策高邁跡以軟為工以謀國
為迂有臣如此國奚賴焉臣願
陛下勅百官洗濯乃心如大臣須務立朝之節小

廉潔

臣須敦廉靜之風各供厥職無論唐虞三代即
如弘正間風俗淳樸亦可記矣
國運之隆替係士風之邪正士風之邪正係
國家之振作是臣願
陛下諭百官以懲薄習伏乞
聖裁
一曰節財用臣聞國家資財為用猶人資食以
生民無食則死國無財則匱

陛下躬先洗濯仰追
列祖不啻有光焉臣觀庶民之家有百金之積者
歲費十金不過十年而止歲費百金不過一年
而止善蓄者以一年為百歲之計今大司農告
匱矣如恢復
慈寧鼎建山陵大役並興需索動不貲取之西北
西北饑荒取之東南東南水旱聞者堪為酸鼻
見者不覺寒心非大為撙節則脂膏易竭臣懼

不能繼矣如江西燒造無益實用者止之可也蘇松織造非係緊急者止之可也其不急者停之可也其不急之興作無名之賞賜儘為禁止以彰儉德至明也以培國脉至仁也若不大加損益其間雖桑孔復出不能善其後矣易曰節以成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一語誠今日經國之急務也伏乞

聖裁

一曰拔幽抑臣聞民含陰陽之氣常與天地相為流通民命和順則天地之和順應之民心乖戾則天地之乖戾亦應之言民以氣上干故也匹夫含冤三年大旱一婦呼天六月飛霜今鳳陽高牆所禁宗室罪人不知其幾矣註誤遣譴其苦可憐也

陛下臨御屢下寬刑之政遠方亮辟猶蒙貸死況以

皇室懿親使之羈囚而就死乎今後宮所積宮人
又不知其幾矣由壯而老者其情可矜也寔
陛下臨御屢布寬仁之條草木群生皆能自樂況
内庭幽婦忍使之孤窮以終身乎夫生生而不
已天地之大德也一物恐傷者
人君之所以為至仁也願
陛下沛澤德音
勅所司於宗室審其有罪而可原者盡行疎放于

宮人酌其年力已壯者量為釋放天以是而克順貺以是而不荐臻者未之信也

臣按此疏之大綱在開言路親臣工諭百官而三者皆吏部用人之事故列之吏部

萬曆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左僉都御史郭惟賢一本摘陳風紀切要事宜

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重臺綱以光

聖德事臣本駑下仰荷

天恩叨佐紀綱之司數月於茲矣恭覩

皇上躬聖神之賢攬威福之柄臣下罔不欽服獨

年來伍位深居章疏多有留中者臣不勝款款

之愚而反伏念臣在風紀惟當直言風紀中事
用是不避煩瀆謹條為三事開款上
請仰祈
聖明少垂聽焉
其一曰行取不宜久停曩臣之來也道繇吳越
齊魯間有司咸云歷任年久即不敢言勞而民
有玩心動輒掣肘蓋莫不延其頸而望
皇上之一取也及臣抵任見各御史員缺日甚公

疏節

上不允至於愈請愈停豈為

萬幾叢集不遑

批發乎抑亦慮前來議論煩多而姑為此徐徐乎

夫謂之言路則宜通不宜塞自昔英君有道之

使言者有惟恐不得聞其過者未聞有微壹廢

食用一人而疑衆人者也誠嘉言有裨之者用

之輕言無當者置之惟存虛舟之心自不必為

備

防川之計防之將不可勝防矣又安可塞其門
阻其途乎譬之人身元首須股肱股肱須耳目
以相成者也言官者
朝廷耳目也今被置耳目不備彼煬灶之奸誰與
發之借叢之巧誰與察之臣恐隱憂伏禍將來
有難以言悉者
皇上試觀
宗朝曾有言官不廣布列者乎曾有傳行取不舉

者乎即自

聖明在御以來遇風憲急缺隨題

允近議一年一取遵為定例柰何自今日寢之旋議旋罷法令既不信于群言且置科道官寥寥如晨星耶況今內而中行博士外而推官知州知縣積資有三四年五六年者仕途壅滯不以此時一行取疏通之亦何以廣勵吏治而振飭人心哉至於諸訪之責公也遴選之責公也則

惟
皇上命之耳臣謂行取宜亟者此也
其一曰言官不宜久繫伏惟東封之舉當事者
原有成議而御史曹學程不知持議者之心又
不仰體
皇上所以特遣科臣之意冒昧陳言誠難辭輕率
之罪惟是
皇上如天之仁聞於天下前此諸臣盖有明犯忌

諱直斥
乘輿者且一切納之海涵
天覆中矣區區未封不過安攘中一事即言之無
當亦何足以重干
天威乎比者法司欽奉
朝審事雖主於行法而
皇上尚允所請有詞者着再問也矜疑者減釋也
彼犯法小民猶得於死中求活荷

聖慈解網之寬而況御史非齊民可比又非有不可貸之罪乎何至久羈縲絏俾上之不得依日月之末光下之不得遂烏烏之私願孤苦等於茹荼濂禁甚於投荒良足悲矣臣檢閱其原疏不過欲罷封欲罷科臣之遣也今科臣久已奉

旨免遣而近據兵部所奏則封事漸有次第煩言亦且日悉矣若謂其狂躁罪則對薄考禁諸若倫嘗亦既足為言者之戒而安用久繫之既辱

其身又辱其名又以辱當世之士耶矧今時迫
冬寒聞其見病沉疴萬一身先朝露臣知
皇上好生之心必有惻然不寧此時追悔無及矣
夫烏鳶之卵不毀而后鳳凰集狂戇之臣不逐
而后忠良進臣不為一御史惜獨以此舉所關
於
聖德國體非細也伏乞
聖慈矜之憐之蚤

賜釋放免其淹於圄中實為無量功德臣為言官
宜貧者此也
其一曰臺臣不宜緩補臣見數月以來各御史
候未補有以復起而來如原任陝西道御史馮
應鳳原任山東道御史張大謨原任山東道御
史喬壁星有以病痊而來如原任浙江道御史
趙標以上四臣俱經吏部陸續題補即催未蒙
允發夫御史將代

皇上澄清天下者責任至要非他冗官可比官曠
則事廢事廢則民生不安所係非細故也就使
差委不乏人猶宜隨到隨補以示無曠官之意
矧今宣大淮揚貴州等處各差中有久滿者並
無一官可替其需此數人也若左右手然安可
不亟補之以濟缺乏之用又明歲有賓興之典
有大計之典俱于御史乎倚辦而此四人者何
其宜補而久不補也夫

國家之樹才也猶樹本然培植之甚難摧折之甚
易臣願
皇上養其氣無令摧折致風紀漸盡也臣謂臺臣
宜補者此也
以上三事俱目前要務而有關風紀之重中外
臣工誰不喁喁望
皇上之轉圜而從者倘荷
明旨慨然允行則忠益日廣狂愚兼容此之謂

聖人之仁聯臣庶為一身者矣

臣按此疏有裨御史曹學程久繫者當屬之刑部然學程故風憲之官而此疏謂宥學程乃所以作言官之氣亦吏部事也

萬曆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直隸巡按況上進一本行取在邇採訪宜慎懇

乞

聖裁申飭屏讒構公聽斷以成

欽召

盛典事略曰取人者取其善者之好與不善者之惡合而成賢若徒有好而無惡鄉原已耳以鄉原為台諫而安望其明目張膽為諤直不諱之

臣以鄉原求有司而安望其任怨任勞為不畏强禦之吏且衆口煩興繽紛日甚昔猶捕風捉影今且無風而波或為不翼之飛語或為暮夜之蹇揭或假公以行私或借口以藏毀或以望出己上而冀敗其名或以才出人下而思發其短大都不出譬口忌口二者其間變態萬狀不可縷指故私訐之風宜禁撫按之舉宜慿豈衆所聽聞者非真而於驀地不可對證者為真豈

親所考驗者非真而於風聞不經耳目者為真豈歷年所登薦剌非真而於一時無根生發者為真不然矣臣以才品之槩宜審瑕纇之細宜畧促膝附耳之談一聞並收是以為廣輿論矣而不知公以開私之門也是以為慎進賢矣而不知慎以滋姦之府也

職聞郡縣有司兩造細故猶經幾番推鞫幾番駁問方定爰書而監司臺察有許有否葢

其慎也至於六年考察三年考選國家勸懲大典宜何如詳慎而但決於萋菲之口旬日之內事竣之後雖有寃誣莫可改救彼肆譏者方陰自快矣如公道何則士人進退反不若閭左細民得以自理深可慨也惟萬曆二十九年吏部侍郎馮琦於東昌知府陸夢履

被許

奏發撫按行勘竟無事實夢履獲免顧其流言

所自起亦當根究與衆棄之以爲譏說殄行之戒

萬曆二十六年二月初三日

都察院左僉事都御史郭惟賢一本泰運方新

謹陳泰交之義懇乞

聖明採納以保萬世治安事

皇長子冠婚嘉禮俾豫氣洽宮闈歡聲動宇宙臣業已隨諸臣之後列名疏請仰見

皇上天性慈愛舉行盛典當在即日茲未聽再瀆也臣惟方春時和即大易所稱為泰者也泰之

辭曰小往大來而其象曰上下交而其志同謂之交則必肝膽耳目相通為一體恤優崇毫毫無凝阻者有如今日懸缺不補中格不報則非泰也否也明明清朝可令泰運中有否象乎臣謹倣泰義條為三事以獻其一曰亟補中外之缺蓋闡虞廷用義陟明與斥幽并舉孔聖論治舉直與錯枉并行此者計典甫竣幽者斥枉者錯矣夫法獨嚴于澄汰而澤尤乏於簡修此非

所以彰激勸勵世風也矧今中外亦多故兵迺自大僚暨方面官員缺甚至有筦樞峻秩開府重任尚爾乏人臣以為宜及今搜羅岩穴碩彥及京職與方面之賢者盡行推捕廣攬荷有人而時艱可濟譬之巨室必須棟梁撐柱譬之舟楫必須于工齊力苟無其人誰與共理

皇上如欲節冗去浮則兩京各省即為不貲官可裁諭令吏部通行查議所省即為不貲何以至

鉅任要缺蓋至不補坐令曠官滋弊一旦緩急
將誰賴乎其二曰亟下行取之令夫行取不宜
久停臣前者謬自陳矣此吏部奉
旨就中推用數員矣第臣謂此一舉也將甄收端
毫練達之若置之左右用以簪筆
殿陛糾正官邪典甚鉅也
祖宗朝世世行之至於今未有改而豈容以一推
陛了事耶前此言官闇有無當

聖心者不過一二年罰是裁抑尚有數也迺今槩
不行取科臣趙完璧等五人聽補日久未蒙
俞允得毋裁抑過甚乎毋迺非
祖宗設言官之初意乎今中博士與推官州縣咸
以積資同滯少選入敍之士行且需次銓除矣
新者當承之舊者未弛擔又將何缺以待之夫
人身血氣壅淤則身疾仕路人才壅滯則國病
欲去其病莫如亟行取疏通之為便也如欲執

推用之前
旨則各部屬之見缺甚少臣恐司銓者之掣肘也
矧以為可陞則亦可取矣既不靳於一陞而又
何靳于一取其三曰亟錄廢逐之臣夫當霆怒
不終朝
聖世不終錮人自
聖明在宥以來臺省部屬以言致譴者不下百餘
人閱其數即未必皆是然大節念出為國忠之

屬也間有篤行好修聲實並茂者而尤庖在下僚辱在泥塗未曾得一當

聖明拔拭之用其究將壯者垂老老者凋謝此豈所望於不諱之朝哉西漢有汲黯而淮南寢謀東京有二鮑而貴戚歛手直言敢諫之臣所關於人國者不細伏乞

天恩有不竭忠畢智以圖報知遇之隆者非夫也孟軻云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

國恒亡今倭奴外患足慮
宵
霄旰之憂矣而可不收錄直臣以充士之選以消
外夷睥睨之謀乎此三者最大僚庶官之精神
合為一心廊廟山林之毛鬐聯為一體易之所
稱上下志同者惟今日所稱君子道長者亦惟
今日我
皇
上綏社迓衡而熙千萬年之泰運莫有要于此
者臣非不知緘默可以取容第此協佐風紀忝

有言責又感激

皇上高厚之恩用是直披愚悃如斯伏乞

聖慈俯納蚕賜施行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臣按郭惟賢以忠諫有聞於

先朝其疏上三事落落讜論不可磨滅之文也

萬曆三十五年閏六月初一日
吏部給事中姚士慎一本為清賄仕杜競門以
重名器以勵士風事臣惟天下之患莫大於吏
不廉士失節賄賂成風而叢詬無行者冒職于
世斯治道之極偷究厥本源不有以隄防之不
止也蓋自
國家一耗于
鼎建再耗于河工當事者蒿目無措遂為開納事

例之說於是市井獪狙悉佔仕籍儈販屠狗可
司民社其羞
朝廷輕當世之士已極矣乃流俗寖失士趨詭以
相爭弱則乞墦媚竈以幾倖主事者不惟不加
抑裁也且令操必得之勝而助之瀾亦奚恠天
下之不波也臣竊爲
國家重名器則必先絕鬻爵之令欲爲士林振風
節則必先嚴更調之途臣請試畢其說我朝三

途並用科貢吏員與甲科之選並得登用然監生必先實歷歷既足與掛選吏員在外兩考既滿甫撥當該三考既滿撥倉駟等官其慎且重如此今自開納之例起以一切便宜之術牢籠天下於是有朝而納監暮而納官者矣有朝而納官夕而它年一白丁子不一二年居然叨

寵命溢人上者矣又有納序班矣加銀而納光祿署丞矣又加銀而納署正納副兵馬矣又加銀

而納正兵馬有納丞簿知事等官矣又加級而州運同副提舉者矣又有已經銓選或規避劣缺轉或朘削餘貲從見推而改納美闕者矣又有吏員出身改行而為監生且選州同兵馬以去者矣夫甕牖繩樞之士白首窮經不得博

朝廷一命之榮而市販之徒錢虜之輩稍捐數百金之貲欲官欲調銓銜且不得執官評而論高下較優劣而定黜陟是

朝
廷所以鼓舞天下者何物而輕擲若此昔漢嚴
安欲為民制度以防其溢使貧富不相耀以和
其心今使賤可貴而主賓可夌其上非所以範
民也且
國
家四海為富九有為有苟一留心於生財實政
何難此涓滴乃徒重錙銖而輕爵賞於
國
體朝綱亦大可慨矣夫通府丞簿親民之司也
提舉運副國儲之寄也大官羞醴大庖供億之

需也正副兵馬

華轂糾察之屬也而一以貲進此輩或損本而取

償或結債而規息一旦得官居之何所不至吮

膏血以供燥吻析羨餘以饜惱衷專破冐以營

私竄通吏胥以作奸利彼固自為吾分然耳即

有一二柔懦之輩未必盡肆吞攫而生長紈庳

昏昏醉夢奸胥之所挪移縣吏之所上下反有

甚於己之自膏潤者矣臣愚以為今日在外如

袴

道府等官不過十之一二可以立汰至於丞簿等官見今候闕守選不下數千人更張有漸未能頓革所最先議者無如空年加級二事空年之例除則磨練久或可消其黠驁之氣加級之例除則品格卑或可絶其播惡之資厚貲者不能加壓於前苦守者可望序遷于後狼籍者不至有再完之甄黜落者不至有復燃之灰則法一令嚴或可作其自好之心補偏救弊無先於

此在内或如光祿寺官臣查隆慶四年事例題
准於正選舉人除授或于舉人知縣教官升補其
援例廉能者方得擢用今何悉以粟例除授又
兵馬等官
會典内亦開載以科目出身有司年壯有志行者
升除兵馬指揮其遷轉如京知縣今又安得一
切授之粟例具及之市井猾胥臣以為舊例彰
彰宜悉行改正以重職守見今納級候選者宜

對品外除以疏壅滯又如提舉運副等官昔年原以正途升除粟監已非舊例今且以儒士吏員為之至於提舉一員前者席未煖後者肩相摩且聞此官非奥援之囑不得選非千金之賂不得入何遂令人鑽附若此今宜嚴行撫按細加查核如羨餘可充

國課者則入之正供常例稍屬額外者則立為禁例無令以漏卮飽私篋又擇廉明科甲升補此

官使得洗刷積弊以自見俟有成績將與顯擢則奸蠹自薙谿壑自絶臣所為清賄仕者如此乃若吏調之弊亦近日仕路適窮為此展轉而歆輕歆重亦有可得而言蓋昔年行取逐闕人爭重科道而薄部屬今行取逐壅人又爭重吏禮及兵及工而薄戶刑夫官皆
朝廷之官事皆
朝廷之事原無偏重即吏部握人物之衡居藻鑑

之地視諸曹獨昂固不必論乃平允之司何獨後於將作典禮之司何獨要於兵政至觀
歷朝名臣碩望亦半出戶刑矣何官不可表豎而必改調為且今至有半歲而三遷者矣有甫奉差而議調者矣將為擇人以任官豈夔龍皋益能兼於一人之身將為借官以重人豈美銜清秩徒設為寵耀之地況二甲初選進士或以高科才望始因無缺後加優轉或別有說至加推

出身者方其擬推時吏部既已斟酌才品漸次
升除何忽然而易別部以去易部之後未見展
布何事又忽然再易而去臣誠不知其解也至
于奉差改調臣不知
命下之日將改
勅改差乎抑以新　舉舊
命乎如或改着則濟濟盛世非少一官何多此一
番騷擾如必竢渙事則秩序其官銜錢穀其事
穀

業成何職任掄才而用又懸缺而待彼此兩誤成何事體心懷傳舍一味苟且塞責了事成何官守此又臣之不可解者也蓋今天下之金張之援者即食俸逾期難免積薪之困豐毛羽之助者即一籌未展可獵華膴之途株守之愚不若速化之巧久矣臣查萬曆五年令各部屬官除吏部間行改調其餘各守本職賢能稱職者一體超擢叙遷不必紛紛更調以啟奔兢

明旨皎如日星何為濫觴而有今日臣愚以為自
今吏部宜遵
明旨外其餘各部宜專守一曹使官與人相習而
又立為平衡之法但論才俸為遷擢不得以冷
熱為低昂如此則人知自守捷徑自抑乃若郡
邑之吏在內則議吏調議曰煩主爵之疏在外
則議保議留亦時滿公車之牘夫吏調云為地
擇人而徇情曲援寧獨無之固有掌銓者脘末

舉而額先䴟者矣至於已奉

明旨復議保留在本官則趦趄進退職業兩曠在銓曹則調停覆奏掣肘多端誤官守而傷政體莫此為甚又有所屬子民不由撫按郡赴

輦轂伏

闕請留夫何地無賢宰何方無父母赤子之情尋常改調者既喧然為借冠之請何超擢行取者寂然不聞有攀轅之戀是陰有指授明矣及今

若不嚴行禁止後來相習效尤不惟市儈要名
人張虛譽而望風旨以媚上官者皆不惜重繭
遠涉絡繹
都門闕
帝閽而
請命是謂有法紀哉臣愚為凡若此類者皆當一
屏紛紜悉繩明法以無墮奸謀而撓憲度者也
臣備員吏垣目擊時弊妄抒狂瞽倘

陛下為一得可採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其於今日穢雜之氣儌倖之
習未必不稍裨一二矣
臣按外治之弊皆因撫按不以察吏為務而
議吏議調議保議留者苟以徇屬官之私營
而紀綱日廢耳此疏有繫於中也
悃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雲南道御史史記事一本年例議論紛紜懇乞
聖明定為畫一以昭公典事臣惟
朝廷設官定制皆有深意如吏部操用舍科道操
是非責並重矣使果得人則用舍是非一一合
天下之公即成周之師濟何多讓焉不然則吏
部科道又當各循其職掌以成其是故
祖制於三衙門官其賢者有京堂其次有年例再

次有考察內外升沉無非鼓舞激切之意即欲
私一人不能也自王錫爵朱庚李廷機相繼以
來守閉塞之祕訣每藉京堂酧私人藉年例處
正人而
國法於是乎盡壞昨科臣張國儒疏催年例職有
槩乎其言之也楊時喬初欲循舊云吏科無河
南道會未取到俟明春舉之衆論方以為不然
以進賢退不肖乃其職掌何用取為未幾而年

例推矣衆又稱快謂十數年閉塞今日始通

朝廷庶幾其改觀乎昨掌河南道陳禹謨一疏年例宜陞評確宜預等事內言舊例科道年例吏科河南道得以預聞而衆論不然臣以爲禹謨之言是也但中有未盡耳臣試畧言之而折衷焉可乎夫

朝廷凡有事掌科道者皆得隨九卿會議而本衙門年例不得與聞此禹謨所以有言耳第禹謨

家食十七年未睹近來機局舊時掌吏科如陳治則等黨邪害正豈有令其私人推年例即吏部偶推復生别法竟與京堂去又如劉道隆昨歲署吏一月即移文吏部稱姚文蔚之賢應從優内轉人方恨不得破其局面烏用會取為此衆論之所以有歸耳故今日之年例救弊之微權也此後仍當從其舊而説者尤恐蹈前轍臣以為此又在嚴掌科道之選夫台臣責之總憲

無慮其不當如吏科部缺當令六科公舉倘後
不稱亦聽科臣糾之如吏部陞推不當又聽科
道糾之總之為
朝廷重官制不為衙門徇情面庶上有公法下有
公論不復至引類呼朋黨同伐異而凡陞京堂
者必衆推讓者也凡推年例者必干物議者也
凡開考察者必不肖之尤者也而三衙門更有
相成之益矣說者又云掌科道者得闢例年例

亦自近年始原非
祖制臣以為三衙門自有職掌可查豈在口舌間
乎伏乞
勅下部院會議如果臣言不謬俾着為令其於世
道人心未必無小補云
臣按嚴掌科掌道之選則所推年例必當此
論甚正